

龚鼎孳笔下的皖江

李学军 文/图

明末清初之际,合肥人龚鼎孳声名远扬,有“龚合肥”之称。康熙年间,龚鼎孳官至兵部、刑部、礼部三部尚书,显赫一时。

龚鼎孳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是清初的文坛领袖。在诗歌上,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诗集》《定山堂诗余》《定山堂古文小品》《龚端毅公奏疏》等。

鉴于龚鼎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2006年,广陵书社出版了《龚鼎孳诗》上下册([清名家诗丛刊初集],钟振振主编,陈敏杰点校)。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龚鼎孳全集》一套四册。

长江流经安徽416公里,素有“八百里皖江”之称。古城安庆地处“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战略要冲,是古皖国故地。明清时期,“皖江”一般仅代指安庆。但是,广义的皖江区域,通常是指长江流域安徽段的两岸地区。

因为与皖江名流交往密切,并且多次沿长江水路出行,龚鼎孳写下了一系列与皖江相关的纪怀之作。

崇祯八年(1635),龚鼎孳出任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任职期间,奖耕课织,崇礼明德,击御流寇,修缮防备,政绩卓著。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当时任右金都御史、湖广巡抚,是龚鼎孳上司。方以智散金募勇,随父出征武昌平乱,遂与龚鼎孳结交。

龚鼎孳作有《怀方密之诗,有序》(六首),述怀友情,感叹身世。其长篇诗序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在甲申国变中的经历。

《怀方密之诗·其六》云:“掉臂天风万里游,奇怀跌宕俯沧洲。单衣短剑仇人赠,大壑雄峰倦眼收。漫倚洁身消毒怨,岂知名士尽离忧。他年执手三山岛,细数铜驼陌上愁。”

入清以后,龚鼎孳转仕新朝,历经跌宕起伏。方以智则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后出家为僧,发愤著述。虽然政治选择不同,但龚鼎孳颇念旧日情谊,并为其子方中通提供过帮助。

江城芜湖,旧时有“芜阴”之别称。明崇祯年间,湖北蕲水人黄正色(字美中)赴任芜湖知县,龚鼎孳作有《送黄美中令芜阴》(二首)相赠。诗中写道:“江左兵戈见,春陵涕泪难。脱骖诚古意,夫子慎饥寒。”

龚鼎孳记曰:“忆乙亥买舟入楚,小泊芜阴。”(《思东轩七十寿序》)由此可知,龚鼎孳赴湖北任职,是租船从长江水道逆流而上的。

当时,合肥人往来于长江沿线,通常由南淝河经巢湖再进入长江。因为赶考以及公务之需,龚鼎孳曾多次取道皖江出行。

“帆逼晨光散,江声乍觉喧。阴雷沙岸动,急雨客心翻。春后蛟龙大,愁边鳧雁昏。青山云树好,何计豁天门。”这是龚鼎孳所作的《舟过皖江风雨昼泊》,描绘出风雨中的安庆江景以及诗人当时的心境。

虽然归心急切,但行程因风雨受阻,龚鼎孳只得静候船上,吟诗赏景,自得其乐。

顺治十三年(1656)秋,龚鼎孳奉命颁诏粤东。他与如夫人顾眉携幼女从京城同行至杭州,分别后继续南行,于岁末抵达广东。次年正月末,龚鼎孳由广东返回,经赣达皖,乘船沿长江赶赴金陵,与家人会合。

春陵为古地名,代指湖北。脱骖,指子贡解下拉车之马帮助故旧治丧,意为助人之急。诗句中,流露出对时局的担忧,期冀新任县官关心民生疾苦。

“南渡谁秉国钧者,当时争指贵阳马。皖江老狐据当道,清流喋血盈朝野。”这是龚鼎孳七言古诗《为赵友沂题所藏杨龙友画册,和钱牧斋先生韵》中的诗句。诗中“贵阳马”即指位居南明内阁首辅的贵阳人马士英,“皖江老狐”指的是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皖髯,祖籍桐城,后迁居怀宁,时称阮怀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明亡后官至南明朝廷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阮大铖文才出众,善诗词,长于戏曲创作,著有《咏怀堂诗集》以及《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燕子笺》等十多种传奇戏曲。因其曾经背叛东林依附阉党,清兵南下时望风而逃后又投靠清廷,为人反复,声名狼藉。

阮大铖与马士英相互勾结,在把持南明朝政期间,结党营私、祸乱朝政,残害东林、复社文人,清修《明史》将二人列入《奸臣传》。在诗中,龚鼎孳怒斥“马阮”的亡国行径。

此外,龚鼎孳与当时的皖江名流方震孺、方文、钱澄之、何采等人赋诗唱和,引为知己。

此次返程之行,龚鼎孳途经皖江全线。于是,这位江左大家的笔下,留下了皖江纪行组诗。

位于池州境内的秋浦河,风光旖旎。诗仙李白游秋浦时曾写下《秋浦歌十七首》,描绘其两岸风光与风俗人情。

在龚鼎孳的笔下,初春的秋浦别有一番迷人的景致。其《三月朔过秋浦》诗云:“饱经万壑并前岩,三月风花到客衫。霁后澄江真似练,白鸥秋浦送春帆。”

铜陵,有着“中国古铜都”之誉。长江铜陵段风光别具特色,和悦洲如同荷叶漂浮水面,羊山矶临江绝壁耸立。

在《铜陵道中乘风急渡》中,龚鼎孳写道:“断岸缘江曲,鸣沙激浪崩。斗蛟疑石峡,使马下铜陵。路入乡心疾,山连午翠蒸。楼船王浚日,风力想奔腾。”

江水奔涌,矶影形单。林木葱茏,城堞隐现。青山触目而过,诗人顺流而下。

在《风迅将抵芜阴》中,龚鼎孳云:“阴风壮挟桅樯吼,白水春连草树昏。云壑荡胸思谢朓,客心偏共大江论。”

南齐诗人谢朓在宣城太守任上曾筑室当涂青山,人称“谢公宅”。可能是临近青山吧,龚鼎孳思接千古,颇有感慨。

古镇乌江位于和县的东北部。两千多年前的乌江浦,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自刎之地。

据司马迁《史记》所述,楚汉垓下决战之后,项羽兵败南逃,行至乌江亭。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拒绝渡江,继续拼杀,最终自刎而死,遗体被汉将瓜分。

事后,当地百姓就地掩埋了项羽的残骸和血衣,留下其衣冠冢。为纪念项羽,后人在乌江镇凤凰山修建了霸王祠。

英雄失路,令人唏嘘。历代文人墨客前往游历,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

作为亲历明清鼎革的朝廷官员和一代文坛大家,龚鼎孳对于胜负成败、改朝换代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他曾写下《乌江怀古》(四首),其三曰:“萧萧碧树隐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真霸假王谁胜负,淮阴高塚亦斜阳。”

“真霸假王”,指项羽和韩信。韩信曾自请为假王,刘邦采用了张良的建议,封其为齐王。“淮阴高塚”,指韩信的坟墓。汉朝建立后,韩信被封为淮阴侯。

树影稀疏,古庙隐约,春风吹过,尘飘沙扬。这样的场景,寂寥而惨淡。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撼天动地。但是,双方只有胜负之别,却难有是非之分。即使是获胜的一方,韩信的结局又能如何呢?“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位屡建奇功的开国功臣,后因遭受谋反猜忌,被吕后谋杀。再看他的墓地,荒草野树,斜阳余晖,一片落寞凄清。

寥寥数语之中,龚鼎孳道出了人世的艰险、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生的无奈和悲凉。

权力争夺,残酷无情。多少英雄豪杰,逞强斗狠,打打杀杀,轮番上演着成王败寇的游戏。可是,胜也好,败也好,称王也罢,称霸也罢,最终都成了无谓的政治牺牲品。

易代之际,龚鼎孳面临着生死抉择。针对封建专制下“君辱臣死”的道德苛求,还有外界的误解和非议,他发出了“生有为,死何难”(《蓦山溪·登吴山吊伍子胥,用秋岳乌江渡韵》)的感慨,表露出一种冲破“失节”阴影、寻找新的精神归宿的人生态度。

生命之中,总是充满了偶然,乱世之中,更是充满了各种变数。裹挟在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中,作为个体,我们犹如沧海一粟,难以摆脱命运的安排。实际上,无论是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的决然和壮烈,还是龚鼎孳“生有为”的隐忍和坚韧,都已渐行渐远,成为定格的历史记忆。



《龚鼎孳全集》

名流之交

山水之吟